白沙集

十三

附錄二
家狀

白沙先生集附録卷之二目録

白沙先生集附錄卷之二

有明朝鮮國推忠奮義平難忠勤貞亮竭誠效節協策扈　聖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鰲城府院君白沙李先生家狀

籍慶尙道慶州府

曾祖安東判官　贈吏曹判書諱成茂

妣　贈貞夫人昌寧成氏

祖成均進士　贈議政府左贊成諱禮臣

妣　贈貞敬夫人全州崔氏

考資憲大夫議政府右叅贊　贈議政府領議
政始林府院君諱夢亮
妣　贈貞敬夫人李氏籍全義
妣貞夫人　贈貞敬夫人崔氏籍全州

先生諱恒福字子常號弼雲或稱清化真人晚號白
沙及退居郊外又號東岡始祖謁平以沙梁府大人
擁立新羅始祖赫居世遂為佐命元功李氏始大自
羅迄麗代有簪組具載譜牒其尤流聲斯文者曰益
齋先生文忠公齊賢入　本朝諱延孫位工曹叅判
先生其五代孫也高祖諱崇壽僉知中樞府事而進

士公隱德不仕歸羸于後嘗卜山於抱川縣楸谷里
葬其配崔夫人曰我後聯二世必達又相其二子曰
長兒難衣緋季則可躋六卿長卽先生伯父諱夢尹
止司饔院正季爲叅贊公踐華要歷長御史秋部入
贊黃閣忠厚清儉爲 中 仁 明三朝名大夫初
娶于全義之李舉二女一男而先卒繼娶于全州之
崔是吏曹判書文剛公訥軒先生諱思鈞之表孫也
有賢淑懿德爲閨門儀範克配君子旣舉二女二男
晩而孕先生崔夫人新免於喪且病羸也懼不克觧
娩投湯劑而卒無他乃以嘉靖丙辰十月十五日子

時生先生先生生二日不乳三日不開眼五日不啼右脅肩背濃腐不成肉理家人咸驚異之瞽師朴堅適到門參贊公使推造遽賀曰相公得此兒當加二階參贊公笑之曰我已位極兒乃鼎軸耶朴又仰曰第觀之吾言久當不差稍長已俊拔岐嶷偉然有昻霄之姿沈嘿寡笑語瞻視動止儼如成人然發語輒弘亮如鐘識者已知為遠到國器數朞有姊子同歲生而月先之者嘗匍匐廡下先生則坐堂上投以木石食飲試其喜怒觀其跟蹌號咷而先生嘿如也參贊公大奇之因歎曰何相遠哉五六歲見婢使偷房

裏物自窓隙投之地者先生潛以兩手捧納之低聲
謂曰亟還舊處但我知之婢求哀願無告先生許之
竟亦不泄也叅賛公嘗曰此兒必不在人下大我門
者其在汝恨我老矣不及見耳八歲始授唐人絶句
迎刃而觧叅賛公命以劒琴作騈句先生以劒有丈
夫氣琴蔵太古音為對叅賛公吐舌稱賞以為大器
當晩成不欲以小技早得名勸學頗不力九歲染痘
久而始蘇時當早春叅賛公撫頂曰汝此病能復作
句語乎指門前柳曰可賦此先生應聲曰東風潛向
陌頭催陌頭楊柳黃金色叅賛公益奇之是歲十月

叅賛公捐館舍先生哭擗號慟一循禮制伏于苫次未嘗舉顔面且願隨諸兄廬墓大夫人悶其弱固止之則常侍大夫人處閤内不出前庭跬歩許有登第遊街者備倡優過於門婢僕請一觀先生正色不應疏食終三年家人懼不勝喪欲以言語寛譬之先生已知其意悲泣不自勝以此人不敢開口先生平生見人居憂成疾亦不忍以滋味相勸者盖其純孝天植也纔十二三已豪爽好氣義慨然有踈財濟貧之志同隊兒有衣獘欲先生新襦而不敢言先生卽解與之歸白大夫人大夫人心内奇顧反語曰寡居備

一衣亦艱兒寧不念此耶先生跪曰兒雖受凍安忍見人寒而惜一衣也又有見先生所穿履愛而撫者先生與之徒跣而還大夫人覺之不示幾微要觀為處先生彷徨不能出大夫人責之曰爾漫浪不自檢隨身之物放失至此耶先生對曰非敢然也有人欲之不敢不與大夫人歎曰此義事也何責焉十四五雄勇健步善角抵蹴踘諸少年咸推服莫敢埒嘗團會大街上勝冠者强半先生自稱項羽樊噲貫勇奮前適姑夫朴承旨謹元見之亟告大夫人大夫人誨之曰未亡人朝暮且入地汝既不學所從遊率無賴

子弟我卽死不瞑也先生泣涕跪受敎痛自刻責十六歲大夫人繼不幸先生號慕之戚視前喪有加比卒哭不茹蔬果啜粥廬墓幾欲滅性服除處姊家事姊如事大夫人從姊夫受通鑑論孟等書自取經史子集玩繹沉潛專治孟子負笈上寺累月不還賦程詩已逌肆逸發絶不蹈襲陳言華聞藹蔚試四學輪製皆魁一時諸名勝咸願與交權領相轍素善叅贊公聞先生名喜曰吾友之子也以孫女歸之寔議政府右贊成諸道都元帥慄之女先生旣委禽權相便謂之曰覲爾容止真大器凡我國仕宦至亞卿猶可

任尚書最難擧職他日若受其難矣權相家法甚嚴
雖諸子晨昏具冠服入拜外不敢見也獨與先生對
坐諄諄經國之務國家利病　祖宗典式無不陳說
曰某事必所當行某事必所當改縷縷反覆者累十
數條遇之如祥鸞瑞鳳戒婢僕勿得屑瀆戊寅先生
赴小試在圍中李鵝溪山海之子慶伯方有能詩聲
持二試券質諸先生曰一則我所作一則我妹夫也
背指之卽漢陰相國先生曰非直今日冠軍而已前
程未可量也因與定交庚辰春捷　謁聖丙科第四
人補權知承文院副正字是歲漢陰與李廣林廷立

亦登别舉俱以才學見重人號為庚辰三李辛巳選入藝文館拜檢閱夏坐漢語不講貶下考先生素慕栗谷先生德義嘗一就謁栗谷許謂之曰我有歸志子可訪我於石潭先生深欲摳衣函丈栗谷已提銓衡文柄先生以形迹為嫌自畫於門屏數歲栗谷下世先生終身恨之癸未冬 宣廟臨筵謂栗谷曰近將講朱子綱目須先揀材臣俾專講讀以備予顧問栗谷進五人先生與漢陰廣林並膺其選 宣廟特賜内府秘蔵綱目且曰此人等勿復煩以吏文漢語試射等諸藝繼傕玉堂書堂之選栗谷實主之鄭松

江澈以先生與漢陰不知意向力沮之栗谷曰二人聲譽籍甚況薦人貴得才何論意向竟置首選又入玉堂為正字甲申春栗谷卒于位先生為文以祭有羣飛刺天之語羣小大忌之俄陞著作論大諫李潑右鄭汝立當遆益見忤當路遂引告章三上　宣廟教曰某病輕重雖不可知玉堂無劇務且聞其能文論思之地不可離也其辭章再勿入啓尋陞博士秋得病至十月而革同寅如漢陰諸公宵晝來候親為迎醫訪藥殆二十日猶不少懈一日遽然將盡家人皆呑聲且屬纊皆曰此豈夭札者乎環坐以竢第三

日喉中隱隱有響久而漸甦乙酉春始良已移藝文
館奉教序陞成均館典籍遷司諫院正言薦拜吏曹
佐郎知製 教衙罷與叔兄同居一室所從遊惟童
穉故舊闕節不到門庭寥闃如寒士家而宋言愼尹
覃茂以玉堂官陰規銓選誘脅萬端為二人游說者
亦多先生素惡其盤據昵附漠然如不聞二憾切齒
十月以事遞除修撰丙戌夏又拜正言丁亥陞校理
戊子復入吏曹為正郎己丑遞移禮曹正郎十月汝
立之獄先生首以問事郎入侍 親鞫殿陛之間升
降如飛他人十語未了者先生一言而盡口問耳受

手寫並無少錯 宣廟每事必曰使李某傳之他問
事郎拱手而已先生每當讞議務從平反周旋其間
多所救活時連逮旣廣希賞之徒紛然而起先生多
托詼諧以寓諷警及大臣鄭彥信被問失對而論重
刑先生卽具疏將白其寃先生叔兄監役公固止之
庚寅夏陞應教移議政府檢詳陞舍人又陞典翰入
侍 經席講畢 宣廟呼先生曰典翰來典翰在帷
幄已久予尚不知才器若是其高也頃於親鞫見之
一邊鞫問一邊剳錄一邊來啓捷若影響而無絲毫
遺失此非人所及典翰乃能之非高才而何又遷舍

人先生階只中直　宣廟教于政院曰李其勤苦最
著而資尚卑今當論治獄之賞資雖卑陞堂有例乎
其攷啓政院以無例覆啓冬陞直提學未幾　特旨
陞同副承旨尋魁文臣庭試　賜内廐馬辛卯春遞
移户曹參議在任未四十日庫藏充牣百為修舉判
書尹梧陰相國器之曰公之一月所畜勝人之十年
文翰士乃能兼治錢穀耶夏朝廷論治逆功先生策
勲三等　賜推忠奮義平難功臣之號初鄭松江以
己丑庚寅當國大臣大忤時流含沁者造為飛語譖
因椒掖眩惑　上聽終乃三司顯劾作藏頭説曰有

人臣不忍聞不忍為之事 聖批亦云然蓋欲以奇
禍網打士類也松江席藁南江雖門生親舊不敢相
問且詗察者踵相接先生自江倉歷訪移晷乃還雖
衆口交牙猶不恤曰二年同事之人何可過門不入
未幾再入銀臺兩司請以松江罪案榜示朝堂先生
以該承旨只奉 傳旨而已臺諫以不為舉行論罷
之五月叙復承旨秋兩司繼論松江黨與設為三等
一曰心腹一曰鷹犬一曰承望風旨各以平素之隙
置之重辟人無脫者尹覃茂欲報前憾將置先生於
竄默中大憲李完平相國力爭曰欲論此人須先劾

我先生頼此獲免序陞至都承旨嚴靜自守務持大
體諸司吏卒不敢妄有行走禁庭肅然敬憚壬辰四
月寇至不戒申砬敗沒於忠州二十九日報至中外
大駭　闕内人馬雜遝無復倫序　上已定西幸計
先生率諸僚員入詣閤門外中貴人出傳　上命以
左相柳西厓為留都大將先生謂承旨盧稷曰左相
留此不過為敗績臣今欲赴愬　上國應對辭令必
仗柳成龍口授中貴人啓之　上卽可啓夕先生出
就舍與季兄決別先生自變初已決徇節之計意謂
若與眷屬戀戀相別則觸事内顧思慮必分閑隔中

門以斷家小來路老姊到家亦不許相見及是側室覸先生獨宿外廊泣求一面先生闔户絶之翌曉趨朝側室又突前執帶先生拔佩刀將斷其帶側室不得已以退竟不顧而去三十日曉　大駕發而百僚皆散　大内寥落無跫音悤雨大注夜黑如漆四鼓　中殿獨與女侍十數步出仁和門先生執燭前導而出　中殿顧問秉燭者何官女侍以都承旨李某對　中殿嗟歎良久極加奬慰勉以忠義是夜　車駕始渡臨津上下相失擔夫未集莫知所以為計　宣廟急謂都承旨可與兵曹郎躬往招呼先生卽同

兵曹郎冒雨步行泥淖中且行且呼果有五六十人出應之先生使以次互執衣裾如貫魚狀歸報 宣廟大悅三更達東坡驛翌曉 上召先生入對且曰趣召領左相尹斗壽亦安在其人有計慮並欲見之鵝溪西厓梧陰進詣 上前 上揮涕以鞭叩地名之曰李山海柳成龍尹斗壽事已至此策將安出汝等所懷無論處易宜各悉陳諸公未對先生首言我國兵力無以抵當唯有西赴仰籲 天朝 上曰予意本如是及到開城府 特陞吏曹參判 命先生與杞城府院君俞泓護信城定遠兩 王子先詣平

壤又 教曰予素知寅城鄭澈有忠孝大節命與卿
等同護王子卿等之意如何對曰 聖教允當遂奉
兩 王子先發杞城路上謂 王子奴屬曰若等横
懸縱吏今日土崩誰所致耶先生止之曰吾輩曾於
上前無一言馬上又非責詰地既抵平壤 車駕
亦隨至 教于大臣曰吏曹叅判李某久在近侍觀
其為人志慮貞亮超然物表予愛其為人屢辭不許
顛沛之際尤不可不陞用資級不暇計也判書有窠
亦可擢授或委以他重任卿等知此意用之六月
特拜刑曹判書兼五衛都摠府都摠管移大司憲亂

初漢陰請赴賊軍庶幾緩師到竹山先遣驛人被殺死遂不達而還退及　行在夜渡浿水直抵先生所同寢先生謂之曰爲今策唯乞援父母邦我嘗屢陳廷議掉臂閼塞到今漢陰附髀曰吾意也明日吾兩人力爭事可成矣遲明入朝極言其便大臣初難之先生與漢陰抗言固爭廟筭乃定分遣三調度專管天兵粮餉卒成再造功者先生與漢陰之力也又拜兵曹判書兼弘文館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事同知成均館事　世子左副賓客臨津敗報至　宣廟召羣臣議去就梧陰力主平壤當守吏曹正郎李幼澄

亦請對極言離此城一步大事去矣又有一種論議
言咸興僻遠賊必不往　天意頗惑之先令兵曹郎
金義元往審向北之路先生請待金命元李鎰諸將
之至議定之及鎰至亦惑於咸興之説先生與梧陰
啓曰此城如不可守咸興決不可往請姑先幸寧邊
羣議猶主咸興　中殿世子嬪先向德川郡賊兵又
逼浿水朝出遊騎巡江一帶夜擧列火光照數十里
銃筒錚鼓之聲徹夜不絶漢陰請乘船見賊酋玄蘇
調信以為退舍圖將出城曰事若不諧無寧斬二酋
頭先生言於梧陰曰二酋乃微末之賊且古無殺行

人今堂堂 國家不可行盜賊謀梧陰稱善戒漢陰戢其從行勇士十一日 車駕發平壤到肅川先生與漢陰請對言咸興雖曰兵糧俱足一踰北嶺便隔 上國日後更何望乎宜進駐寧邊仍請自赴遼東上書求救漢陰亦請自往二人爭之至夜深 上猶沉吟不決副提學沈忠謙進曰臣聞天下事勢而已勢若可救微二臣往兵自當出勢不可救雖二臣並往無益況李某方判中兵尤不可遠離無已則德馨可遣 上曰善遂以漢陰稱請援使翌日將發先生送之南門漢陰曰恨無快馬兼程疾馳先生遽解所

驂與曰兵不出君當索我於重獲無相見也漢陰曰兵不出吾當棄骨於盧龍再不渡鴨水灑涕而別既而江東守灘諸軍又潰報至 上夜召諸臣入議曰予當咨請內附苐予父子同渡鴨水則更無所望世子可奉 廟社分朝予則只帶若干臣僚向義州從予者誰羣臣寂無應先生泣對曰臣既無父母又無疾病雖萬死請執羈靮以從及 駕次博川日將曛中殿自德川日馳百五十里纔來會而巡察使馳啓言平壤已陷 宣廟遽命動駕夜已二鼓郡內十五里林木夾道蓊欝天且雨咫尺莫分扈 駕者

不滿數十人先生策馬謂郎官曰前衛甚踈吾屬皆兵官可先導因掠　御馬而過　上問知為先生益重之　車駕次定州先生請留駐數日徐待賊報先發一使慰撫義州父老諭以不卽渡遼意且移咨遼廣備列危迫悤悤之勢使李德馨先為設廨皆從之二十四日　車駕到義州城中荒凉如廢寺鷄犬鳥雀四散無餘先生先請修掃公廨以示久駐意數日吏民果稍稍還集始成行宮貌様先生又言下三道謂　車駕已渡遼軽相煽動潰亂急發使臣宣諭行在之所仍令守土官起兵勤王遂遣大司成尹承

勳乘船由大海傳全州而止所到之地民皆失聲有
復覩漢官之喜自是官軍義兵頗修奔問朝廷命令
亦得無壅焉完平以巡察使處衛士單虛請分戰卒
之半先生固却之曰此皆精勇實闕戰用如衛士別
抄良民解操弓者補禁軍則人心厭赴敵而樂宿衛
計必如水之就下也且請設科以為聳動之舉應募
者果雲合先是遼左聞倭報訛言大行謂朝鮮導倭
入寇九連鎮江處處居民搬運家小奔波入保者無
筭兵部尚書石星遣手下指揮黃應暘來覘虛的
上迎接龍灣館黃求見倭書禮判尹根壽以賊在大

同江外所遣書二道示之黃猶不信曰字畫不似倭書先生已自漢都固慮此事去邠日手索辛卯通信使所賫倭書而出及是抽以進其中有朝鮮亦同我飛入大明宮乎之語盖我國已據此書專价奏聞者也黃見之叩膺大慟曰貴國為中朝遮被兵禍而義聲未著反受惡名天下安有是理乎歸報石尚書極言可救東援之議益決七月遼東巡按御史郝杰以漢陰之愬遣副摠兵祖承訓遊擊史儒等將七千兵先嘗賊鋒朝議皆指日待捷先生以為祖將躁而無謀軍必敗十九日進攻平壤果大衄儒中丸死祖承

訓僅以身免歸誣我兵反助倭寇以致失利果如先
生所料九月以後石尚書用浙江人沈惟敬計諭賊
歛兵不出至于十二月事機益殷簿牒叢委先生上
應 天朝下剌庶務動出意外鑿鑿中的如請遣大
臣見廣寧摠兵辨祖承訓之誣請遣奏請使趣發大
軍及我國先後壬辰癸巳死事臣高敬命柳彭老安
瑛金千鎰崔慶會黃進等褒贈之典皆先生所建白
也十二月提督李如松董五萬兵過江 宣廟會見
訖先生言 天將為我國萬里赴死地雖微賤 大
駕當遍禮之都承旨柳根啓言許多諸官不可歷見

上亦以筋力不逮竟不許諸　天将皆怒提督亦
訐之先生見提督紀律嚴明行陣和睦言於　上曰
提督必成功但幕下鄭同知趙知縣二人用事恐致
沮撓癸巳正月提督陷平壤乘勝抵碧蹄遇伏左次
提督始謀與賊結和皆鄭趙所主而甚至經略宋應
昌謂王者禦戎本當止此先生歎曰十年之内此議
恐不了也秋提督班師善後兵副揔兵駱尚志等十
餘員留駐漢都畿甸餘民望賑如渴先生力請　回
鑾十月入漢都先生預憂兵餘大無盡賣衣服以貿
米穀逮甲午賑飢資活者甚多十一月行人司憲奉

勑來先生初受遠接之命迎于寶山驛及　勑須

令　世子協同兵户官進駐全慶地方以責成効先

生遂遞遠接使以分兵曹判書奉　世子駐洪州俄

移全州甲午春湖西賊宋儒真等起兵叛傳檄州郡

分朝羣議欲奉　世子移就　大朝以避賊鋒先生

病在郵舍蹶然而起上劄曰今日國之根本只在兩

湖　大駕久駐西路聲聞隔絕不復知有朝廷法令

自聞　鶴駕南下民皆引領想望風采一朝因一潢

池小醜未有　召命遽爾　移駕顛倒西上不惟事

出倉卒風色不佳抑且啓寇盜憑陵之心駭兩湖愚

民之望日後之事益無以收拾賊之施爲狂躁無謀
數處徒衆堇堇數百而飢民相聚妄自吽嘯登時撲
滅可及未亂去而不治滋蔓難圖豈有赫赫元良親
來撫軍而見一無賴遽議　移駕使賊益驕貽　君
父之憂也爲今之計召集猛士急進湖西率厲士衆
大加討滅宣布　德意使無良之徒曉然知仁賢人
所作爲如是其神也豈不美哉又曰昨夜伏見本道
馳啓稷山捕得賊將十人其中宋儒眞者此乃義兵
中立功最多者此必義兵一陣擧皆爲盜今其軍案
必在備邊司若以本籍按名抽出一一逮捕則不惟

枉濫之多橫羅可哀求以止亂而反益爲亂誅止其魁餘皆勿問咸與維新此方今第一策也 世子答曰誠款至矣深用嘉悅當體念議處遂從之未行而賊徒盡平株連繫械相屬於道先生啓曰逆賊非如鳥獸魚鱉處處恒産之物豈有若是之夥乎朝論韙之獄頗得解旣而 世子還駐洪州州廨湫隘議欲移駐水使之營先遣先生往審之先生愛其清爽留數日還啓以城窄民小不可容或疑之先生曰永保亭之勝甲於一邦恐啓 少主峻宇游幸心諸公咸歎服秋以兵判被召還朝兼帶舟師大將先捴舟艦

之數次計水陸之貨不煩官力懋遷有無自計一年
必得駿騾五百匹以給東西郵傳七朔而遞所儲猶
綿布三萬疋盡輸之度支乙未夏移拜吏曹判書兼
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義禁府事冊封日
本副使楊邦亨請先生為接伴使先生在道固辭東
銓文衡俱 許遞拜議政府右參賛楊使敬禮先生
備至昕夕相接情義款洽嘗曰俺在王京欽公風儀
欲一接話而每辭以禮無私覿請與同行蕙馨交歡
為我遠涉無乃勞乎且聞我國尊卑截然曰貴國再
振端由於此 天朝不然皆用雇立上下無别幾惡

難恃他日尚書秉軸須守之勿失也常飭驛人曰東方有此人物何可以外國輕之也冬楊使同正使李宗誠入賊營先生謂正使接伴使金判書睟曰正使生長綺紈徒事文墨心中無主張必僨事辱命丙申夏李使爲倭奴所哄夜半脫身走不知去向報至道路譁言賊追李使擧軍西上先生使褊裨偵之楊使急謂先生馳白于朝先生自宜寧縣二日二夜馳到漢都則李使已到賊亦無動復還嶺南先生在嶺南二年不惟自奉之簡凡華使供億盡誠調適務祛一分之害飯盂酒盃無有妄費一路稱須至有山僧之

譏而完平以都體察使信一守令之搆輒啓以先生厨傳大豐請推考先生聞之駴憤完平旋覺其妄抵先生所駐邑要見謝之先生避去不與見既而完平得疾幾危先生曰吾政府下僚禮當相救馳到完平所寓館門外踞胡床以坐隨證用藥無不曲盡晨往夜還如是者十日完平少甦邀見先生先生辭不往其後完平以公務邀之乃肯赴冬送楊使於鴨江丁酉春還拜兵判 天朝以和事不成復大發兵討賊以御史楊鎬經理朝鮮軍務廷議極選儐相推先生充接伴使先生辭以前嘗奉使嶺南致有人言再辭

許遜以漢陰代之楊御史先會本國戶兵工三部官來候境上先生同戶工官迎于九連城而還九月病遞十一月復拜兵判以知經筵入侍講席有特進官啓曰今國勢危急非俊傑之才難以有爲古之帝王材不借異代只是人君不專委任今日筵中如兵曹判書李某智慮過人諸臣中罕有其比儕友皆推以出將入相之材但不自擔當耳若聖上親自責勉渠何敢不力也宣廟顧先生曰兵判聽此言卿宜勉旃盡心國事先生惶恐拜出先生自壬辰凡五判本兵皆與漢陰爲代迭遷如四時必儲綿

布萬疋以備不時之用而　天朝水陸將領暨監軍督餉下至軍夫厮徒動以萬計日應薪芻全辦於兵部先生措處綽裕非亶不缺終得其歡楊御史凡遇肯綮必曰李尚書李尚書戊戌秋兵部贊畫主事丁應泰因私嫌誣奏楊御史喪師罔上楊旣有竹山之捷島山之役雖以雨雪不竟其功剛果威猛我國與天兵皆倚以為重奏出衆情愕貽　宣廟遣完平專奏保留丁因此移怒又奏許本國搆揑汚衊罔有紀極中外大震時議以領相西厓坐觀國辱無意請往伸辨彈罷之西厓竢罪東郊禍將不測人不敢交

私訊先生在備局公謂下吏曰趣封印吾將往見西厓左右皆愕及見西厓西厓戲之曰公從來一不到我門何獨於衆所不來時乃肯來耶公無乃行恠者耶先生尋授議政府右議政仍兼陳奏使先生上劄力辭 批曰平日旣盡瘁國事臨亂必見危授命况自亂離左右寡昧終始盡心卿之勳勞忠欵知之蓋久豈待今日宜無辭焉先生再劄願假議政銜以完使事 批曰欲求辨誣而先自欺君可乎先生不得已起受 命星夜赴燕呈文於內閣禮兵部諸衙門辭意剴切禮容閒熟所到之地諸官悉以茶酒待之

拱手唯諾曰國耻自雪公無憂也兵部奉 聖旨革
丁應泰職慰諭我國極加奬勉己亥先生擎 勑而
還 宣廟大悅 特賜土田臧獲有差先生以亂後
十年家廟之祭器未成盡以 欽賜銀幣歸買之時
議以丁應泰接伴使白惟咸譯官尹禛潛懷陷君之
計故泄國事 命先生委官鞫之尹禛旣不服杖斃
先生心究之啓曰大凡接伴使於 天朝大小衙門
一以譯官爲喉舌譯官尹禛以終始未有所聞嚴刑
隕命爲接伴喉舌者旣稱無聞則接伴使捨譯官而
誰從有聞今尹禛已斃惟咸獨在未有端緖先加刑

訊誠恐有乖獄體又非欽恤之意 上遂宥之夏言
者持西厓益慝以甲午主和為大辠先生亦嘗獻和
議乃自劾曰領議政李元翼曾在慶州邀臣議事首
問今賊請和日慝朝議洶洶事當如何臣以所見陳
之不有餘蘊又嘗因事入朝適其時命將和戰二策
公同會議臣經年在外卒然入朝率以一時之見縣
陳 上前前以謬見既陳於相臣後以是策妄獻於
君父今欲大揭斥和之議以肅朝綱次第鋤削當及
臣身含糊掩迹以冀幸免臣之大耻也伏乞明罪行
法以快輿情 上優批不許又劄曰臣久在南方偶

然入京略陳愚見日月既久事去無痕名徽迹渾人
不易知我不自首倘漏罪網豈不內愧於心也因引
疾章十四上 勉許遞之其後 上有因事而教者
曰始與同事終乃反覆者李某之罪人也庚子拜都
體察使兼都元帥巡到湖南上劄曰壬辰之初嶺南
爲賊藪湖南爲完地凡所貢賦出於嶺南者移責於
湖南至於應索 天將供給朝廷嶺南軍餉京師委
輸亦靠湖南湖南之致力於國家可謂竭盡而無餘
矣丁酉之變湖南爲棄地則當視如嶺南而不以丁
酉之敗慰撫其民常以壬辰之完責之其民疾視致

怨之根大畧如此必須先寛民力務悅其心然後守禦制勝方可次第以論矣仍上安民防海十六策事下廟堂多施行民蒙其惠南土少安夏以領相 召還十二月先生奉 懿仁王后梓宮赴 山陵是夜宮人失火延爇 靈幄殿 梓宮僅完事出倉卒人皆惶惑先生毅然獨斷招謂禮官曰速行慰安祭一面馳啓一面導 世子就奉辭位克襄大事反虞如禮辛丑春先生以盛滿爲懼乞釋負 批曰省劄具悉卿懇卿貞亮忠勤爰立首相方切倚毗乃於艱危之日丏閒求退深用缺然宜善調理痊可卽出用副

予意二月　上御講席問曰領相病勢深痼耶久在
告中軍國事多未議處予意殊悶左相李憲國對曰
李其年必深知兩南事如此人不可得　上若別遣
史官敦諭則何敢不出　上再遣史官諭之先生再
箚辭　批曰日望出仕復省辭章深用缺然大臣進
退成敗安危在平日猶不可輕況於艱危之際乎今
國勢如此雖在　上國之人猶當來救卿以首相欲
辭退無乃不可乎借使卿求退得退當國事不幸其
敢曰在家不知寡昧冒忝固宜棄我而去獨不念
祖宗之宗社乎宜速調理出仕用副民望先生起視

事　上教曰卿在告不出言念國事良切憂悶今乃
來謝深用爲喜今日利見大人之日也卽當引對而
適値齋處又因順和作孽有司方議罷心氣不安玆
不能焉夏　上命薦學行之士先生以金長生申應
榘李基卨應　命論者以爲得大臣體五月　上引
對大臣先生進啓往在己丑逆獄臣以問事郎終始
隨參左相亦當時同參此外無知者小臣多病朝夕
溘死則誰復知其曲折乎微小被罪者何可盡數如
李潑兄弟白惟讓等之被罪有若與賊同謀者然情
法不稱渠輩識見昏黑不知其窮凶極惡而敢爲薦

拔之罪固不得辭焉至於逆謀竊謂決不知也始出鄭緝之供再出於任彦㻋宣弘福之供彦㻋迷暗賤人嚴刑之下不無亂言逆賊乃萬古一惡豈有再出於搢紳者乎泛以交遊必謂同謀極涉曖昧自古叛將强臣握權簒奪者陰樹黨與同惡爲逆則有之矣此賊身在鄉家潛結無賴謀未發而事先覺士夫安得知之第以渠輩所通書札見之則人皆可怒以其罪罪之人誰敢議至謂同謀實不近情至於鄭彦信罪名亦甚冤枉 上厲聲曰卿未可如是說按獄之體隨現定罪李潑非但出於鄭緝之口他人之招亦

多擧名李戩之與賊親密誰不知之白惟讓與賊連
昏不須說也卿所陳者皆出臆料彼皆一體之人也
先生啓曰若鄭緝其人全無心腸當時幸以 聖上
命止勿問故亂引者止此緝如久在所傷必多以此
見之其亂引無疑 上曰叛臣不再出搢紳之言尤
爲不可叛臣豈無同黨乎若如卿言以寬之則亂臣
賊子何所懲乎先生啓曰汝立與黃海道無識人及
山僧交遊往來造爲亂言希冀非望之迹明矣臣意
以爲士夫決無知者 上曰汝立出於何地非出士
夫間乎黨惡之人何可如是論春秋之法尤嚴於亂

臣賊子之黨也　上命錄壬辰扈從功以先生爲元
功先生上劄固辭　批曰卿以政院之長兵官之長
終始左右周旋盡瘁孤忠勁節惟予知之予雖得罪
於　祖宗而卿實　祖宗之忠臣也今日論功卿雖
欲不居其首不可得也又有一言言之哽塞昔在寧
邊卿於衆會中乃言曰臣惟願　大駕之隨言猶在
耳今日之恢復卿實爲之宜勿辭再劄辭　批曰其
時從臣孰非宣力而有功以予不辟之故東土數千
里渾爲賊藪未嘗有一人陷一賊陣馘一賊酋實由
於兵力罷壞不侔故耳幸保鴨江一隅上請　天兵

驅除兇賊使 宗社還于舊都只是賴諸卿之功耳
諸卿誠同功一體雖然必欲論其首功則不得不歸
於卿耳自仁和而杖劒隨予萬辛千艱内而擁護外
而籌畫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以至于今日則予
雖欲勉從卿言捨卿不為元功而終不可能卿亦何
必多讓於古人也至於言及於其時一言者蓋患難
顚沛之際此心益苦此誠益堅足以貫金石而感天
地使鬼神有知亦當揮涕其言銘鏤予心故昨日及
之凡人若言與行違徒言而已則何足謂之言乎宜
勿為固辭但當秉至公第其諸人功勞以舉國家酬

功報賞之典而已禮判柳根上劄極言不舉 聖上
中興之績先策臣子藹䓿之勞之非先生已知将上
徽號即連章引咎請待後日從之六月入侍 講
席司諫宋英耉啓曰古者帝王成中興之功者皆有
名臣如堯舜之皐陶稷卨漢高之蕭何張良光武之
鄧禹耿弇宋祖之趙普曹彬高宗之李綱宗澤岳飛
三國時諸葛亮是也今國勢至此而能賛成恢復之
功者有幾人乎領議政李某其今之宰臣中不易得也
其人非凡骨持身謹慎處心公正雖謂之不立黨可
也但不擔當國事自 上特加責勉為當講罷 教

于政院曰大明律稱譽大臣謂之姦臣處以重律今宋英耉敢於君前面譽大臣褻侫之態羞不可道曾謂有如此諍臣乎遂以英耉外補先生進劄自劾曰臣待罪首相至使小官面譽有若保奏無非臣見輕自取 批曰省劄具見忠勤宋英耉予未知何許人項日 經筵始見之其文不吉所以不能無言其漸若長後日西漢之上書頌功南宋之聖相周公安保無也事若至此必凶于國予懼一陰之兆眹於夏至也爲是只責英耉而已於卿何與焉此不惟予之所不取亦卿之所當深惡者也更加安心勿以爲慮也

批下有分註曰前代云云之事非敢引以為比只
言後日或有如此之弊而已勿以辭害義幸甚先生
方在告而對馬島夷酋欵塞求和廷議久不決先生
再劄辭職且曰惟此馬島之事朝論洶洶逾時靡定
者豈帷幄之謀盡出於拙也臣之愚意馬島形勢與
日本差間姑許馬島之來款以探日本之情形固無
不可第今來投者只義智之書義智求和前後何限
而獨於今日重臣專奏則自我國言之誠為悳矣自
天朝觀之只是一紙邊報奏文措語臣不得見若
專在稟和而沒其實則非誠也今計不若因其來報

盡擧其實飛報遼東俾之轉移兵部軍門繼於節使之行徵露我國之意兼稟通好可否則事成與否雖難的期　天朝視之不至無漸在我處置亦不窘拙矣　批曰省卿劄辭具見忠勤賊書事病中陳策至此益見爲國之誠當與諸卿更議處之但卿不體前後旨諭固執不回誠過矣哉孰見卿量如河海今何乃爾耶夫吾之心事如靑天白日自外至者不足與之較也況君有命至再至三可不亟體而行以致其惓惓之意而顧乃一向斂迹避形國有大事猶不肯念其無乃不可乎一時安人之言責其非杜其弊如

斯足矣於御何損卿宜勿復置齒牙間七月先生起視事八月先生入侍 講席力請節用經費修正田制且曰方今圖治惟在 上開誠心布公道自下破朋黨礪廉恥為急務 上曰領相所謂開誠心何如則可乎先生啓曰人主一心萬化之源事無大小非誠不濟自 上苟能一開誠心萬事皆歸實地昔唐太宗神采英俊或慮下不盡言假辭色之温以來忠諫誠心所到事無不成人君今日果開誠心不待明日必見其效雖居深宮之中言路大開則人之賢否事之是非政之得失小民苦樂無不畢聞如此而後

擇其善者而用之不善而退之人主能事了然於咫

尺之下矣小臣近久立朝忠言不進下之於　上心

遇事必先揣度惟恐一事見拂一言見逆措辭之際

率多修飾見其論則似美施於事則實踈此皆畏上

不盡所懷故事不着實耳　上曰卿所陳似不近閑

心見誠之意此習豈盡人主不誠而致然對曰下畏

上威不盡所懷只欲苟免一時之責者實係　上

心不誠而已　上曰布公道當如何對曰人君自是

坐在堂上之人施爲之際安能一一皆出於天理之

公而無人欲之私乎倘或蔽於一欲之私則發於千

里之外者皆私矣比日巷議於大小除拜刑獄寬猛輒以請托為疑若立心光明正大則羣心曉然紀綱自立萬目畢張矣 上曰破朋黨何謂對曰朋黨之弊非徒小臣雖輿儓下賤無不言之至於廉耻一節不敢縷陳而亂後士夫風俗頓與亂前有異鄙瑣之事極多下輩視之不甚敬之雖立朝正色民不與也臣竊謂朝廷之所施亦未盡以廉耻率下也 上曰卿之言真好言古云國亂思良相又云安危大臣在卿未可改之耶對曰如臣備位而已措設之方切不可後時小臣本意惟在讓賢 上曰古人有擔當時

務者曰非我孰能為乎卿何多讓對曰負已之材而度一世無出已右者故有是言若自顧空踈則豈無讓賢心乎 聖上若誠心求之自古豈有無人材之時惟在求之如何秋奴酋以書請媾先生以為此酋受爵 天朝人臣義無私交且將為萬世之虞請謝絶其使 上從之壬寅春時議大變羣起呶呶拈出己丑按獄為嫁禍嵩矢至謂成牛溪唆松江殺崔永慶臺官啓辭有聽松堂為嘯聚之地之語又有非澈殺之乃渾殺之等語請追削官職先生瞿然草劄曰竊聞三司交章以黨奸遺君罪成渾臣病中聞之於

心有不安者夫渾不可罷也且不必罷也今惡而踈
之則然矣舉而罷之則不可渾少讀書於野老不仕
於朝四方之人舉指為儒士儒而見罷則遠外流聞
必將曰成渾獲罪矣土中枯骨何知榮辱來世後生
只自摧沮無益國家有損瞻聆況論渾者如言搆殺
永慶而不得則曰永慶由渾而死次曰吹噓逆賊皆
不近則迃曲繚繞盤廻旋轉而後僅成今名渾之罪
凡幾遷而幾易矣乎是為人求罪非所以因罪治人
也今新進後生未會心跡仰人唇舌定我黑白欣然
攘臂曰渾可罷渾可罷非憎渾也蓋自切之道在攻

渾耳由此而言之攻渾之功只關臣下罪渾之名終
歸 君上此不可為也一介孤臣敢抗朝議罪在不
赦臨劉戩悚劉具方繕寫有清州人朴以儉承柄臣
旨上疏專攻先生曰澈之腹心尚據台鉉先生卽引
告劉不果上 上教于政院曰領相賢相前後呈辭
頻煩未知其以卽今 詔使且至南邊朝夕可虞豈
易置大臣之時乎若不速出凡事解弛惟願速出也
此意政院知悉章七上始 許遞閏二月 上御講
席右相尹承勳進啓近日朝著不靖讆言沓至臣亦
在積謗之中矣頃者朴以儉力詆李某為鄭澈腹心

李其與澈一時同朝豈不相識謂之腹心非其實也
臣嘗聞李其與澈未嘗私相還往而李其之得此於
時流亦蓋有由近日朝著將有大變置而李其居首
相之位素不迎合 上旨又不為浮議所撓人皆嚴
憚且於吏判備擬時時議屬望於柳永慶李其不為
薦引以此必欲擊去而後已此罪則小臣亦當同受
同副承旨朴以章曰外人皆謂李其與澈相親旣與
相親安可謂之不交乎臣聞澈謫去時李其作詩送
之澈亦和之雖非澈之腹心若曰不交云爾則大臣
之言不當如是後數日 上又御講席特進官宋言

愼啓曰辛卯澈在江界謫中有詩曰生涯薛罕嶺心事弼雲山弼雲指李其也 上訝曰此何謂也言愼曰弼雲卽李其號也左相金命元曰鄭澈心常愛慕李其所以有作非有他意於其間也李其平生無一畝之宮常寄婦翁權慄之家慄家在仁王山背後而仁王一名弼雲則意者李其以是爲號也至於澈則李其年輩甚後素無情分如臣則與澈年紀相敵自少相過從如以交澈爲罪臣固當先伏法宋色沮而退玉堂首唱欲劾先生齊發者七度竟以議不一而罷先生雖去位 宣廟恩禮不衰視他相有加常帶

訓鍊都監軍器寺等都提調先生上劄辭以不曉軍
旅　批曰古人有言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又曰
教之以禮勵之以義養士之道豈但投石超距而已
也深有望於卿也自癸卯迄于丁未永慶當國仇視
清流先生闔戶謝客大肆力於為己之學兀然端坐
蚤夜孜孜尤戒謹於幽獨得肆之地俯讀仰思未嘗
斯須遊心他務如性理大全心經近思錄朱子書論
語中庸尚書禮記左氏春秋等書必熟讀詳味優游
涵泳周而復始者屢矣間或杖屨逍遙庭際課童奴
甃石作砌劉阜成臺闢汚疏沼蒔種栽培咸得其妙

外植雜卉紅紫交開中庭只白梅紅桃後臺惟檜柏杜冲而已嘗曰人皆命堂名我則無堂可名庭曰環素臺曰集青盖升堂入室之遺意也雅性酷好山水以日多遊中興藏義諸寺至是月必一兩率子姪鞭馬出賞竟夕而還甲辰元月白虹貫日 宣廟令正二品以上各陳所懷先生應 教奏記畧曰本月初六日準本府遞到承政院奉 聖旨內稱東西班二品以上各各書啓所懷者臣病伏私室聞 命感激不識 聖上所問者何事也或者元月白虹之變懼諸臣所懷抑塞寂無諫者故誘之使言耶為人臣而

至使人主叩之而後乃言嗚呼此誠羣臣之罪也惟天高高在上不以言語諄諄戒告人也臣且不習禎異家數平居未嘗引物指情推占事應以驗偶合之跡今豈敢以上天之災為下土某事也惟見人家父母嗔怒雖因他事為子若婦恐懼修省則或寬其怒若一向安肆隨事觸瀆始雖怒甲終移於乙逾益甚焉又如凡人傷在臟腑病形於顏故天文示警雖尺童舉皆知人事之失也比之於物人事形也天災影也察之於形昭明而易見懲之於影窅遠而難知然恒人之性不戒於昭明而尚懼於窅遠者何良由人

事在日用之間故習狃為常因恬而不知恠天災或
有時而現故聞見所罕警動而知戒臣愚不敏不詳
其影粗見其形矣前年計海颶揚浪渰人覆舟南藩
歲惡父子不保者何限至於國門之外或盜殺大夫
而不能得或禦人搶掠而人不得通都城之內或相
憎怨粘榜罵詈或相煽訛無故自驚者何限此猶未
已而 闕門之內擲礫警夜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
庶民喣濡於野小官恬嬉於下大官因循於上終至
於貴近之家殘民掠財誅殺相望甚至於㥄尊而犯
分也匿盜而拒捕也官司不敢誰何執法不敢劾正

特以人事之常於日用故不敢以爲變不以爲變者
固是變也知而無有言者尤大變也此猶末也今之
最大變者民離也綱解也綱解則國弱民離則君孤
國弱君孤而能久安長治者未之聞也故　聖上以
天灾問愚臣請以人事對人事易知也天灾易見也
惟民離綱解難知而難見是謂國脉嘗考徃牒已可
寒心豈謂今日真踐斯境天怒至矣人事極矣此外
加一分則亦有所不忍言者耳昔司馬光論君德六
事於英宗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事獻愚臣所懷
亦嘗以六事獻之矣臣之平日所學止此而已不識

聖上其或省記耶撮要槩論不過曰開誠心布公道而已治有九經行之者一也一者不過曰不欺也真實也悠久也戒懼謹獨之功中和位育之效一部中庸先儒論之詳矣推誠當自納諫始秉公當自用人始斯乃撮要掛一之論乃為 聖上開誠心御庶物劈初頭地非曰誠之用盡於此而已程頤曰君道當以至誠為本若論帝王用人之公則富弼一言盡之曰勿以異同為喜怒勿以喜怒為用捨臣何敢更容他議亦不過誠之推耳昔宋神宗詔舊臣陳邊備韓琦乃以養民力任賢能遠奸進忠為先務至高宗

朝詔前宰執議攻戰備禦之方李綱乃以正心以正
朝廷百官爲言時天下多事可言者非一玆數臣者
所言若此況如臣者所學非軍旅豈敢鋪張邊備以
新聽聞時於閒中耿耿自奇者只此而已若使愚臣
退無所憂及今承　命臨紙搆思如貢士應科之爲
則是進言無誠若　聖上遇災泛視遵例下詢及見
臣言瞥眼流覽如熟官按簿之爲則是聽言無誠惟
聖明深察乎此而進退之夏始錄壬辰扈從勳一
等賜忠勤貞亮竭誠效節協策扈　聖功臣之號
先前數月臨廢人肆使奴賊殺宰臣柳㮩緒先生奏

中所謂貴近之家戕民掠財誅殺相望凌尊犯分匿盜拒捕及國門之外盜殺大夫云者盖指庶人而捕盜大將邉良傑捕囚庶人奴數人漢陰亦以首相蹤陳其狀大忤 上旨漢陰罷相良傑坐貶縣緒子杖流東萊乃以先生代為領議政先生累劄力辭曰臣之起廢豈不以李德馨去位也近日邉良傑之貶心傷其過情也適承求言封章在先斷獄在後未及言之私切恨之以此而言則德馨即已言之臣臣固未言之德馨究其心一而二論其跡則二而一也以此易彼猶夫人也罪雖未彰何忍匿情章八上始 許

遞丙午秋對馬島夷酋義智連使請和且願我國報
聘相永慶建議使械壬辰犯　陵之賊來獻義智詐
以二死囚應之皆年少壬辰時纔七八歲者永慶猶
欲自功盛稱罪人斯得將獻俘肆赦渻吉行事有承
旨疏請斬於境上毋貽萬世之笑　宣廟命議大臣
先生議曰古語云祝辭無媿辭疏意實出於此誅之
釜山以示倭使計之上也柳黨猶不從拿致嚴訊無
所得冬永慶諷田野老革金稽者疏請追尊德與大
院君河東夫人以盡　聖孝　上亦命議大臣鑽穴
之徒爭相希冀至欲錄勳勢焰崇長道路以目先生

議曰此事在上行之者哀安桓靈在下論之者周張程朱安敢背程朱之議而自附於宵人之小談哉柳黨不敢抗事得寢丁未　宣廟違豫至十月大漸先生受命祈祭于　宗廟集諸祠官矢之曰吾屬苟有不誠神不降歆諸君皆内省如有一毫自慊勿入廟庭也咸悚惕行事翌日　上少愈臨庶人旣殺柳凞緖益橫甚多引羣武諸宗較射縱獵蒼頭皆獰暴屬　上久寢疾中外益疑懼乃有飛語為惡言以聞於　上敕兵官守　闕戊申二月初一日　宣廟禮陟初二日光海嗣位有諫官議於先生先生曰形迹

姑未著服喪 王子何可遽爾置辟哉若登對 榻前欲陳善處之道兩當此諒陰無以為所十五日三司交章極論其圖為不軌流庶人于絶島分捕蒼頭諸宗羣武鞫之先生議曰既云流之絶島則已有名矣喬桐亦絶島無關遠近仍念肆之悖亂聞之熟矣謂之異謀則姑未得其詳放之不齒已嚴公議思以安全合申私恩倘水土霧露震撼驚憂守臣不謹護藥餌無所及使 聖上長抱無涯之慽則豈非有司之罪乎今計獨有置之官家近地約其伴從毋為民害嚴其津渡以鎮國疑豐其餼資毋致困乏得矣漢

陰亦聯名同券見者無不失色已而大司憲鄭寒岡逑領相完平並陳是義於是論者紛然力攻謂之護逆朝議始有執法全恩之異至今為薦紳禍胎庚子懿仁之喪　宣廟已有治命葬懿仁於第三岡虛其右二岡以為他日異乗同園之制及是相臣竒自獻以青烏經葬近祖墳殃及孫兒之語力沮之移卜於第五岡則自獻又進龜龍集者指為唐李淳風所著復沮之且主水原禿城為吉地先生既痛不遵先王治命又悶不得克襄於五月之期議曰昔臣備員相府得與聞　山陵之議數奉　教於先王矣今

當議卜因山意謂宅兆已定羣謀協吉無復改評矣及移就五岡則已非初卜而猶是一山之内事垂順成何期外議中起又棄五岡則其他畿内之山庚子年間已經品題其必奔走求卜異議蜂生不惟除徒號苦民力可惜　詔使之來指日可待而天子諸侯之葬皆有月數今若不幸而過期不葬如曰月限未滿反有僭嫌如曰未得卜地則此不可使聞於　天朝之人臣念及於此日夜憂懼今幸得於水原此不幸中大幸也初棄五岡已是不幸今若又改則恐更有不幸之論尤有大於前者紛紛不定則何時可葬

故臣以為今則決不可改也大槩山家之說本非古經而後世因之無敢斥棄故爾　先王定制於禮曹則專以五經四書取士凡老莊楊墨申韓釋氏之教盡黜而不行於星局則取五行星曜等書而凡風角水符之占黜而不行於山家則取十九方書而凡傍門小說黜而不行昭載大典行之已久今不知五音之說又何據擻得見所謂龜龍集者則元非印本只是草謄斷簡其真淳風所著與否又未敢信也設使真文唐世方技之士推一行袁天綱李淳風為首而一行天綱淵源有據故術家宗之至今不廢獨淳風

所論皆出妙運初無經據其術不大傳故史臣宋祁
論以為事涉神怪與華佗醫法並稱為不經若使淳
風身在其術猶可宗而主之宗淳風者猶不足信況
其書又難信乎無稽之言得於難信之書再改已定
之地竊恐因此累謀將不勝其紛然矣愚意諸不在
十九書之科者皆絶其道勿使雜進以亂大議堅定
不動以畢大事可也　上亦以兗城毁城堞撤廬舍
為疑更詢大臣先生又議曰經曰生有益於人者死
不害於人故君子欲擇不耕不食之地而葬焉者蓋
以此也伏覩　聖教乃於孺慕之中首以撤城毁舍

爲慮其違禮述志之盛意真與春令同和而萬品咸
得以昭蘇恭惟　大行王德澤有益於人者四方無
不知今焉在天之　靈斷不欲害於人者臣決知其
必然　聖慮所及又復如此臣當將順不暇而猶且
以水原爲言者臣更事既多初苦二罔之貽再悶五
罔之棄深念今日棄而復用則異日橫議至以禍福
招衆議而疑　上心者難保必無又恐執役未半中
復沮撓致亂大事也故乃爲此不得已之說矣今反
覆　下教辭旨丁寧有以見大聖人爲心必先立乎
大而終不爲詖辭所搖奪今日大討之定專在　聖

志遵大典已定之式酌前後論議之中出自 睿斷
奮然獨運敢望於今日也遂定五岡之議三月大丘
府使鄭經世應 求言教上疏極論外戚不當用且
言病民之源出自 先朝末年語頗指斥 上震怒
將拿鞫之先生議曰伏奉 聖旨嚴切臣猶震慴失
措經世必不待刑章而盖已懾死矣臣嘗讀漢史孝
文止輦受疏言不可用則置之其中狂言妄說何可
毛舉而猶且置之而已者所以恢天地之量來踈遠
之言也降及宣帝爲武帝議立廟樂則夏侯勝駁言
曰先帝奢泰無道竭民財力無德澤於民今田野小

民猶不可對孫罵祖況犯萬乘而駁其先乎及繫再
更冬則史氏猶以為中興欠政盖以帝王之度與天
同大包涵徧覆無物不容雖隻手掩日無損於明纖
錐指天不害於大建極於上敷錫於下舉大小期臻
於無有比德之歸者用是道也立誹謗之木而協和
之治逾彰愚氓詬天雷霆不加草虫聒耳只自鳴吽
則外小臣一妄言何有於　先德怒蠅發劒徒費神
威況經世因求言而言之一朝拿致則遠外流聞者
必將駭聞而泛論之曰鄭某上書獲罪實狀未著瞻
聆先駭愚臣妄意姑置度外而勿問焉將以稱於後

世曰小臣愚暗言涉謬妄 聖主如天笑而不嗔則豈
不爲聖世之美談乎 上復下嚴旨必欲逮問先生又
議曰臣姑奉 聖教有以知 聖上孝思有所不忍
於疏辭也深恐千鈞大弩或不能審發於一雀因致
流聞之訛誤以駭遠外之瞻望故多言縷縷一於寛
赦宜 聖上之有疑於斯而不得不再下 嚴旨者
也今恒人常居一聞亡親平日言行猶且灑然色動
不寧於中也以 聖上之誠孝當寢草於倚廬其杯
棬書籍尚不忍御階闥門屏皆足疚懷此何等時而
經世妄談舊事以重傷 聖心臣以 先朝恩遇之

臣雖極無似具此人形愛君之端同稟天則豈敢負
先王而欺嗣君爲一小臣遊說以自陷營護之大
辟乎誠以瞻聆所關如前所陳而 先王盛德無累
可蒙無羞可雪外臣妄言何異草間蛩音四方後世
其誰曰或然雷門大鼓不從蠅而薨薨天地大包不
隨塵而蒙蒙則 先王在天之靈豈爲此一言而動
其一毛也愚臣妄意不復省覽度外置之則好矣
上止削經世職四月以先生爲左議政兼都體察使
先生上劄辭以昔嘗立朝名在奸黨加以衰退萬事
難強 批曰卿以高才碩德清儉自守一心徇國夷

險不二勳業已隆忠勤累著昔余承　命撫軍於全
慶之間卿摠戎務從予久勞險阻艱難備嘗是同賴
卿左右之力得免僨事之患倚毗之重不啻若長城
卿在　先朝已經首擬故頃當宅相意未嘗不注而
慮或嫌於屈坐矣目今國事日急用賢為上不拘小
節煩以百責卿於此時雖欲辭焉其可得乎　先朝
旣往之事不必更舉於今日況卿年紀未衰輿望已
屬毋庸固辭斯速出仕以慰加額之情數日先生始
起以摠護使監董　山陵諸事六月奉葬　穆陵旣
卒哭三司請誅臨廢人且咎相臣不伏閤廷爭先生

與完平不為動繼而鄭仁弘上劄力斥主全恩者完
平辭職而先生亦上劄略曰臣嘗因禁府之啓議處
瑋之宜有云故之不齒已嚴公議恩所安全合申私
恩伏覩李元翼劄辭深以前後不可異辭懇乞遞免
只擧恩義者猶尚如是獄辭未具徑請主恩者當復
謂何國有大事義難言退事迫勢拘不得不言 批
曰臺諫執法之議大臣全恩之啓皆有據於義理並
行不悖未為不可卿宜安心勿辭勉輔寡昧再辭略
曰臣嘗讀古書公三宥之不對走出者有司之職也
使人追之雖然必赦者帝王之仁也故先儒論之曰

臣執法宜堅君用法宜寬後見漢史劉長之反袁盎諫載輜車暨我　宣宗皇帝卽位元年漢王發兵反親征擒之羣臣請正典刑　上不允後觀　皇朝子集中碑誌其時有爲尙書者勸　帝勿誅終致逍遙城勾　上仆地之變其爲尙書者猶無恙在官不以爲罪臣意謂卽將尙書猶且如此况不爲卽將者宜無所拘忌適因獻議略陳愚見　批曰大臣之道務爲國家大計存亾與同雖或有一時未安之節但當說罷心事徇國不渝矣卿高才碩望拔于流俗嶽鎮海涵凝然不動予之倚毗不啻若柱石長城而意外

控辭不止於一再卿何忍此予竊怪焉先生服方衰
食素盡禮自夏已成疾秋始因 上敎勉抑從權猶
羸瘠嘔泄調治數十日八月起視事己酉春 穆陵
土圮石動多有鏬隙監 陵下官皆下獄先生連章
引咎 批曰卿之忠誠節義可質於天地鬼神豈有
一毫不察於君父送終之事乎旣知其必無是理而
寧容使卿引咎不出乎試觀今日國事非大臣在家
杜門之時宜遵前旨安心勿辭三月先生始出先生
旣膺體察之任開府置僚屬位任崇重 上亦虛心
委畀西北諸務守令除拜一以咨訪先生累劄懇辭

批曰大臣之道公耳忘私苟利於國無所不為昔者晏嬰薦其僕御謝安舉其兄子崔祐甫為政亦用所知諸賢八百人當時稱其公後世為美談況卿身膺體察任兼將相當國家危急之秋薦此二守令有何所損乎惟彼定咸二處是西北關防緊重之地卿勿以小嫌介意克薦可合人材使國事底妥予言不再庚戌　上既從羣議從祀我國五先正於文廟而辛亥夏鄭仁弘上劄極詆退溪先生並論與晦齋先生俱有周行已之失不可躋之東序館學儒生上疏申辨且削仁弘名於青衿錄仁弘之徒持平朴汝樑

許奏之 上大怒令覈出倡議者以啓先生喟然曰
此亡國之舉也吾須臾毋死忍見此乎通夜草劄平
明上之前是舉人任叔英對策譏切宮禁考官取之
而 上命削其科三司爭之不能得先生並論之曰
臣晚得邸報 聖教略曰鄭仁弘削青衿錄孰主張
是其倡議者覈出以啓者臣不識 殿下覈之何意
耶欲奬之耶抑罪之耶諸生削錄之舉本非中正奬
之則國家失政諸生削錄之舉名曰尊賢罪之則
殿下闕德上受其過下享其名名全於士過歸於君
殿下何苦而替人挺身甘受萬萬世萬萬人評議

而不自覺耶竊恐 殿下察理未盡精建中未盡極
不能以公天下之論付天下之人而好之直前扶抱
惡之一意呵止天下好惡欲以力勝睨瞬之頃不知
吾身已落在窮坑大壍而許多泥露沾體塗足也臣
竊悶焉亦恐叢之終無究竟只駭瞻聆而已何者凡
倡議者非有薄籍之可尋只是動於心而宣於言形
其曲折是非之聲也議定事已則雲行雨逝聲響無
痕當時會上雖有聞者及承 嚴命傳相告引必指
曰某也倡之儒生自除犯科者則斯乃匪人也求匪
人於首善之地非所以勸忠也諸生必將曰一時士

論如是願同受罪臣決知其終不得聚也知其不得而徒取聚儒之名知者不為也先前數月舉人任叔英以策辭違式削榜到今國言其誰曰違式舉中外有知無知咸曰以直言下第削之所以為貶而士林反以為榮臣雖未見其策亦聞諸見策者之言則言多不中亦未正當今此削錄亦實過當始聞外議皆曰不可及有是 命反稱士氣似若以是為百世不拔之正名云豈不以天道忌盈人情扶弱故得天則大損暴折則厚護耶古云方長不折草木猶然况士心乎臣初聞削科欲言而止者誠以此等進言容勿

入告則可在廷抗言則不可抗論之體在臺諫則可在臣等則不可冀一登對以盡下懷繼以相臣以是不安則私竊以為吾儕若以老朽無能則一日并去三臣無所不可若以考試失職免官是豈可使聞於人也登對之望至是益切一日二日翹首拱竢不意今者又有此舉前日削舉人今日黜館士下士之名日增一階 殿下之聲日下一階臣以孑然舊臣職忝可救之地眼見稀世之事袖手傍觀終不能以悟聖聰則恐不能追 先王之殊遇納 聖明於無過也抑後之視今謂當時有臣矣乎臣日望進見磨

勵以待受 命封 陵辭朝有日一出春明便隔天
涯若終無一言而去則負 殿下為多矣不勝犬馬
之情畧陳一二是日諸生聞覈出禁錮之 命捲堂
而退先生又劄畧曰今 命錮士士乃揖退 聖廟
虛無人典僕泣相送臣不審於此農工代守乎典僕
代守乎 殿下旣以是試之於士士心已可知請以
是試之於朝朝議亦將如此今乃執偏係一向求勝
則將至於滿朝皆空館學皆空所餘者只朴汝樑一
人豈不太寥寥乎嶺南一時兩賢設教蹊逕差異故
兩家門人氣象不同或至錯著師說點鐵成金傅會

私意文致詰頭盡將前輩洗垢索瘢抉摘隱微爭相
攻發驕兒不戢漸至罵母姤婦無禁終乃批夫因使
前輩風流日見凋落豈非斯文之不幸也臣故以為
曺植之門無仁弘則道益尊仁弘之罰得汝楔而事
益甚今 殿下乃因一夫告訐之辭曲成其計坐失
中外之望臣竊痛之伏乞猛省曰李彥迪李滉道德
如何鄭仁弘攻之其意公乎館士尊之其意私乎以
是禁錮則 上之處置如何也他大臣及勳舊宰臣
三司館官相繼陳列始 收禁錮之命六月追尊
恭聖王后先生受 命封 陵辭朝日 上引對于

便殿先生極陳晦齋退溪出處大節學問淵源與曺
南冥所尚殊科之實並及任叔英不可削科意敷奏
條析日昃不止 上命勿削叔英科 上嘗於經席
頗以晦齋乙巳間進退鶻突為疑先生方以 宣廟
實錄摠裁官得晦齋行狀所不載四款條錄上之曰
臣曾侍 經筵猥承 聖問其於五賢之事眷眷不
已欽仰 聖上好賢樂道之盛心也第於先正臣李
彥迪乙巳之事不能無分毫疑問臣幸以實錄摠裁
官得窺秘府芝函其於此事考閱頗詳故畧及一二
緣臣老衰氣弱猶不能備陳所見退而思之不勝欝

抑今幸再近　威顔敢畢前說以竢裁處且曰臣按
彦廸學問高下造詣淺深先正李滉撰行狀以爲有
體有用精詣獨得貫精徹微上下粹然一出於正其
所稱揚若是崇極而只恨以李滉之邃學竒大升之
博聞只據家狀及定難記爲之論撰使彦廸一時周
旋之力不能無一二泯没不免貽後人之疑永爲斯
文之恨故臣謹録所見如右以備　聖上博觀之萬
一又有松都儒生上疏請以徐花潭從祀文廟　上
亦下其議先生議曰臣甞聞徐敬德以聰明超邁之
資生絶學荒蕪之地學務窮格知由思得斯可謂一

蹴造道者亦一時豪傑之士也 先王初年士習大變宏儒咸集臣之愚意嘗以為其時論者衆多而就於其中表出四臣請祀文廟者言非草草意非偶然後觀近世儒臣之論敬德多自得之味其於推尊可謂至矣至於淡一清虛之論則以為全出一氣長存之說有認氣為理之病深以李滉之攻破為切中臣所未解正在此等處今不敢妄為之言辛亥以後仁弘之徒衆起而擠先生疏章騈臻至曰李其所謂驕兒妬婦正所自道先生累劄辭職有歎三為羣人三為衆況三十七人之多乎之語其徒益怒先生求去

甚力　批曰卿無不仕之義宜速勉出匡濟國事予與卿皆不幸生此末世一邊過情之浮議任他啁啾何可介意自反而縮則進退豈不綽綽卿必自反矣有何不足之嫌乎毋庸更辭以先國家之急爲心焉連遣承旨史官强起之仁弘之徒見　上眷方隆容謀甚之始以侂胄殺趙汝愚之計倡爲體府兵權太重期必置諸死地壬子春先生又上劄辭　批曰予於前日有言於卿矣君臣之間貴相知心末路人言其歧甚多自反而縮在卿何傷固辭不出置國事於度外近臣三往辭章不止自念凉德無樂爲君激勸

之語實出肝膈不道卿又執此為引咎之地也無乃近於不相知心乎卿宜掃除纖芥先徇國家之急亟出輔予益恢休休之量以樹真大臣之風三月直武獄起 上日御親鞫絲毫以上未嘗委有司必問先生衎衎守正隨事匡救士林隱然倚以為重如崔有海及松京匿名書之獄皆竟得正其餘濟活多外人所未知者事秘不大傳辛亥任叔英之削科前教官權韠以詩悼屈意刺外戚及四月黃赫之獄其詩始出文書中拿逮訊鞫先生進伏 榻前涕泣極諫曰藉令詩意實出譏議當令金吾按覈治以逆獄既違

三尺況古無以詩被誅者或有一二薄譴史必謂之
詩禍　聖明之世豈容有詩禍　上牢拒之而先生
論之逾切或起或伏反覆縷縷鞸賴此停訊者殆半
日　上乃曰卿他言予無不允獨鞸一人理難聽從
且教獄官勿待左相復位宜速加訊先生不得已遂
退鞸竟杖流道死先生常痛曰吾輩在位不能活一
權鞸殺士之責烏得免乎五月柄臣諷百僚以上壬
癸甲撫軍之績請上徽號三司言昔在甲辰廷議欲
上　東宮徽號而永慶掩蔽　聖功厲聲折之先生
與漢陰曰其時會上未見如許氣色永慶雖具衆惡

何可横加罪案執不許兩司乃引避辭甚侵軼漢陰
卽引入先生啓曰一人之聞見有限天下之言語無
窮同是一語而有聞有不聞異同何傷及見再昨兩
司啓辭臣問李德馨曰此言何謂耶德馨曰余未有
是仍啓其始末矣今日早晨臣踽踽詣 闕則德馨
聞有是議不敢詣 闕凡與人謀事敗則獨免臣所
耻也臣與德馨抵頂相議事至於此德馨竢罪臣率
百官知非所宜懇乞 聖明許遞臣職憲官逾怒欲
劾之會諫官不從不果劾六月有鎭川人承仁弘旨
疏論體府當罷先生卽進劄略曰今年六月有鎭川

人疏陳體府當罷之宜時則道路洶洶危言滿聽人指如東謂臣鬼朴臣踽踽行走不復以職事為念且訓鍊都監是親兵所萃操鍊緊要臣浮寄官次奄過十年近年以來有兵權太重之說行於薦紳之間此是臣骨觧之兆也伏乞許觧兩兵柄廢革體府俾勿繼設秋仁弘承 召入城進劄極論體府可罷至有輦轂之下亦有汝立直哉之姦乘時竊發等語其徒公言所謂逆者盖指握兵柄聚武士者也體府無所幹而稱為禍裨廣集都下此將何為聞者莫不為先生危之先生連上二十劄日十劄之中尚不盡自析

楊三木之下何能畢臣心事臣之爲此只欲全歸下見先臣耳 上輒以優批勉留之冬術士李懿信上疏言漢都山童氣竭交河形勢不下 皇朝杭州請遷都之 上意頗惑命以交河開府建京便否廣收廷議先生議曰伏覩 聖敎以交河或開府或置京爲問臣不審 聖問主意何在開府云者建設一衙門置官爲理置京云者建置一京師與漢都作爲兩京或棄漢城而遷都交河耶且此何故豈不以頃日有術士懿信者疏陳遷都之利耶古之遷都非無故而爲之周遷岐下衛遷帝丘避狄難也晉遷新田邢

遷于繹爲民也盤庚遷殷避水害也周公遷洛爲朝聘也三代以下代各有爲無無故而遷者也臣未見其疏不知疏中道何事或傳其爲漢都氣竭而山童此係望氣者說非全出於山家古人云道不同不相爲謀是謀非臣所能及也事體如是故唐德宗城奉天只與桒道茂謀未聞一時大臣如郭子儀崔祐甫輩與聞其政道不同故也且吾東國亦有望氣之術耶如從術家而論則山之向背水之來去氣之聚散當幷論而參驗試以中朝南北京而言則周時術士已言今之南京之地有天子氣故至秦始皇因東遊

而壓之如知有王氣何不遷都之如其都之雖以二世之昏秦不亡耶後世吳晋相繼都之皆亡不旋踵不識二國亡時其地之氣亦竭耶然則何故宋齊梁陳南唐皆都於此耶今之此京周召公所封也北燕之亡其氣已盡則遼金與元迭都於此何耶此皆臣之常所未觧者也意者古時必不以風水與氣為定都之法也周公之法土方氏掌土圭之法建國都鄙太卜掌三兆之法國大遷則貞龜視祲氏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周武王云粤瞻伊洛無遠天室周公亦云卜得澗瀍惟洛食至召公而營之只以誠

小民爲祈天永命之本以疾敬德爲誡小民之本末嘗一言畧及於方位之論古之不用地術亦明矣若曰氣竭而山童則晉之句注松柏淵藪齊之牛山盛宣之時孟子已言其濯濯春秋之末晉最先亡齊最後亡烏在其山童與茂耶國綱解弛斧斤亂入今不責於紀綱歸咎乎山童爲山者豈不寃乎臣未解地事惟觧人事家國一體吉凶同科嘗見世人太上樹德種福其次服藥延年其次殖財貽後家無策者疾病災殃百懹無效術窮而爲移家避方之計以僥倖於冥冥萬一之中轉徙不已鼎鈌瓢亡家益傷落困

窮益甚此足為鑑矣臣之愚計姑盡人事大戒於國修德勤政然而國逾弱民逾怨然後別議以圖可也癸丑春論癸甲分朝及戊申壬子治獄功先生策衛聖勳一等翼社亨難勳並二等四月應犀之獄繼起事連宮禁 天威震疊比壬子尤危又讒舌蜩集齮齕萬端事有至難不忍言者先生曾以大臣之囑薦擬武人鄭浹於鍾城判官及是浹被逮先生出郭席藁 上三遣史官宣諭鞫廳三司交章請誅永昌有窣臣數人連數十日夜輒俟先生公退適來陳說曰羣小伺影欲甘心於公者為日已久先以擁兵都下

日聞於 天聰及此獄起羅織媒孽意實在公 天
罷雖遲數年猷聞不無投杼市虎之惑今公若不首
發永昌之論駁機指日可待禍不旋踵矣公須熟量
早為之地公縱不自惜公罹文網國其如何家人子
弟瀦聽之者咸髮豎膚粟涕泣迭諫先生捋鬚毅然
曰我受 恩两朝位台鼎十六年今已老矣豈可以
垂死之年自取汚衊以重負 两朝也昔我奔走行
間已分為國捐軀幸全性命以至今日一死固何傷
其宰臣等知先生意不可回復言於漢陰一日先生
與漢陰俱侍鞠廳 上入更衣两司長官颺言於

殿上曰廷議以大臣不伏閤抗章為咎不敢不告先生出漢陰隨而退曰廷議至此禍將先及吾輩子將如何先生曰吾議在戊申之議矣漢陰曰然則死也乎先生曰禮云内亂不與焉我何必為永昌死也漢陰曰然則何居先生曰子以上相當斷此論若止出置　闕外我當屈首從之必如三司之議磬于甸人則不得不立異死生命也漢陰喜曰可謂不謀而同者也因與定計會百僚於朝堂漢陰自草啓辭以本仁斷義出置　闕外為辭居數日柄臣言曰朝議欲置辟而大臣只請出　闕外語意含糊有似瘖人不

能掉舌者然殊非百僚為 宗社意辭氣勃鬱凌轢
殊非向日禮容漢陰笑而受之曰已領僉議明日猶
持前議無變柄臣大望托疾不赴獄事日急禍焰亘
天都下喧言將廢 母后掌令鄭造尹訒首發是論
列數 慈宮罪惡曰豈可以母后待之乎先生手接
邸報私謂漢陰曰吾得死所矣今時人所持以罔上
亦所以脅下者有三說焉一曰義理不明吾亦曰義
理不明二曰討逆不嚴吾亦曰討逆不嚴三曰庇護
逆黨吾亦曰庇護逆黨但所由言者異耳其所謂逆
者未見其為逆狀故不敢嚴討至於獻議辭亦依違

尙逆焉而有司如是則義理果不明矣今臣而廢君之母眞逆臣也眞知逆狀則凡在官者討何敢不嚴黨何敢有護也前日爲永昌死則傷勇今日爲母后不死則傷義忍使吾君爲造與詗之蔽也而負累於天下後世耶漢陰曰吾兩人同進先以克盡誠孝慰安 慈殿之意反覆陳啓庶幾 上悟因言臺諫不道之狀悉力擊破之無遺其可也先生曰不然吾等啓之未半或 天怒遽震或臺諫狙擊勢難畢說則不如疏陳之備悉也今臺諫旣誣引春秋眩惑 聖聰我粗習春秋當引經據義段段攻破今已具腹藁

或因獻議或進一劄因及永昌不可加誅之意可也漢陰曰試具草示我日午先生退就第先生久患肺熱氣脫不能耐暑仕罷必脫衣偃卧涼簟是日不許脫表衣移坐簷楹內閉閤戒婦人毋得近前惟端坐高拱凝視而已子弟入問故先生曰三綱滅矣人道絶矣此而尚可謂國不亡耶我以　兩朝大臣家承不世之遇六十之翁寧惜餘命忍見此耶當以舁尸而歸爲期耳時大司憲崔有源素敬先生先生恒勗之曰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有源乃與數三臺諫定議同啓極詆造詞將以來天下後世之譏玉堂亦劄遣

造訒先生聞之喜曰人心果不誣矣然其論逾昌熾
翌日詣 闕漢陰附先生耳曰此事何能忍待數日
我心如焚今日 榻前啓之如何先生猶欲待時而
發且出袖中奏草示之明白嚴正截截有難犯之義
眞所謂斧鉞之筆也漢陰稱善旣而鄭浹就訊自服
獻納柳活大唱臺席張皇無據不測說話欲誣先生
以重呂崔有源悉力救之止劾誤薦罷請罷先生之
職先生暮出南郊兄子家翌日崔有源於鞫廳遇活
之叔父夢寅大責之曰君何縱子姪揑造無據嫁禍
大臣義方之教固若是耶活始因他故遞去臺議劾

先生者亦倳先生聞卽乘欵段一奴鞚之出東郭外以為首丘先壠之計泚泚無所歸壘壘於道路子弟僦屋於禿浦奉先生居之先生曾於甲申之病病且革矣忽曰吾思退休於平丘江上試搆小墅翼以三楹凡三往而斷手且使叔兄手書老杜漁人網集澄潭下賈客船隨返照來者及盧蘊齋江深判事亭之句揭之壁間曰樂哉斯丘吾將終老焉家人咸謂狂譫至是始至周覡面勢樹丘依然實與甲申所覩相符先生歎曰人雖冥行不悟守靈其徵之矣焉可逃也遂為漾碧亭記繼有持平李聖求論崔有源等旣

知李某無辜曲從邪論之非羣小益怒有源聖求俱
坐遞正言曺挺立又論有源等敢排公議遷爾停止
遂再劾先生臺官李久澄吳長元鐸姜弘重申景洛
等相繼言一時清望無出其右一眚不足以掩大德
先生猶遞相領西樞羣小搆先生不已無賴人李明
者疏陳其叔父宗室茂林君往年見仁弘言體府可
罷其功當錄勳幸賴 聖明洞照得以保安秋移僑
於蘆原村深谷中室如斗大鼃黽惡草有時不繼先
生處之晏然入則沉潛墳典伊吾不輟出則杖屨山
間倘佯忘返或一騾一童獨遊近地佳境見者亦猶

田父野老不知為貴人有士人尾先生後投詩曰白髮蒼顏舊相公跨驢行色趂春風吟鞭却合盍梅手回首終南似夢中云十月先生聞漢陰卒于龍津馳往哭之躬自殯斂三日始還乙卯夏先生聞春川清平山之勝只帶小子箕男騎騾往遊投宿甘泉驛村舍主嫗待之甚款平明謂奴屬曰且勿牢諱吾兒以郵卒慣陪老爺先生莞爾有詩曰夜宿甘泉驛主人潛敬跽華啣如垢衣脫去留餘膩翌日渡昭陽江同舟有二少年語頗侵之曰老翁家何在為何幹而如許老翁一騾遠涉耶先生曰家本蘆原村思遊清平

且聞民俗淳古願受一廛而移居之少年背指一阜曰此名浮來山俗傳此山爲潦漲浮來故自他境移寓者例多潤屋翁無憂也先生既入山戯書巖面曰晩計昭陽下同君老一竿莫憂生事薄自有浮來山傳者至今爲詞林劇談留數日乃還乙卯先生長子星男爲賊奴所誣逮下獄先生蒼黃夜出三更達輿仁門外家人請循俗行賄先生正容止之久之事得白先生還蘆原冬仁弘又赴 召命首疏先生薦引賊浹罰不當止此兩司請削爵黜外 上故留中不决丙辰始構小墅於忘憂里移居命堂名曰東岡精

舍有詩曰少年為客落塵烟弄盡人間萬刼緣頭白歸來江上卧一天風月浩無邊先生已自數年來筋力頓衰鬚髮盡皓精神雖不爽氣漸萎薾丁巳八月卒中風邪口喎語澁家人驚惶泣涕先生戲書絶句曰信命平生不解愁是身於世一虛舟思量六十年前事欲說應須失笑休倚枕笑語殊無怛化之色久而猶未瘳冬十一月廢 后之論已決疏章沓上國內洶洶先生慷慨發憤寢食俱損忽大雷震先生痛曰天其戒告之矣食頃樞府郎來收先生之議先生命侍者扶起奮筆書議曰臣以八月初九日重得中

風身雖不死精力已脫瞻天望雲分死自訣今垂半
歲尚在床褥凡干公事勢難仰對此則國家大事餘
命未絶何敢以病為辭默然而已乎不審誰為 殿
下畫此計者君父之前非堯舜不陳古之明訓虞舜
不幸頑父嚚母常欲殺舜浚井塗廩危逆極矣號泣
怨慕而不見有不是處誠以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
孝故春秋之義子無讐母之義况為伋也妻者是為
白也母誠孝之重夫焉有間也今方以孝治國家一
邦之内將有漸化之望此言奚為至於 黈纊之下
哉為今之道體舜之德克諧以孝烝烝以乂回怒為

慈愚臣之望也議至百僚悚然或有執之潛泣者下吏書先生議者至手戰不能下筆議下三省遂劾先生以失志怨上之人敢竪赤幟尤忌議中伋妻白毋之喩請絶邉圍籬安置假托儒名者十數輩競欲乘時自切相繼上疏請加以極刑甚至館學疏焉先生不驚不喜安然無動容比之未獻議前心氣尤覺和平笑謂客曰吾今此擧無乃血氣之勇耶客曰二百年綱常賴此扶持何謂血氣先生曰若然吾死何憾三司論之十餘日　上只命遠竄同知義禁李慶涵以龍岡縣爲配則兩司劾慶涵黨邪循私削其職又

以興海郡為配則政院格不納乃配昌城府先生當
自都下押往配所遂發東岡歇忘憂嶺有詩曰獰風
難透鐵心肝不怕西關萬疊山歇馬震巖千丈嶺夕
陽回望 穆陵寒留宿青坡村兩司以西關近上國
不宜配辜人請移于北配慶源府 上命配南道則
知義禁尹銑又以三水郡為配 特許移配北青府
自先生獻議之後大夫士無論平素識與不識無不
造謁訣别諸曹故吏厮輿下賤駢闐門巷求一識面
先生率引接欵語或以彼蜮潛伺動靜客繁恐貽累
先生曰禍福天也且人以誠來我何忍拒之戊午正

月始發先生自念高年痼疾冒寒北謫理無得全命家人盡賫衣衾以備途中棺斂曰我以大臣事國無狀獲此 恩譴我卽死勿以朝衣爲斂宜用常日所服深衣大帶路過山壇李五峯諸人來送道左先生以詩留别曰雲日蕭蕭晝晦微北風吹裂遠征衣遼東城郭應依舊秪恐令威去不歸發金城縣别諸姪詩曰逹主遺天地如何意慘然非無一掬淚耻灑别離筵所經一路人庶曁村閭婦孺亦盡瞻拜冠儒冠者必翼如進話如宿昔之舊十餘日始逹配所三月又感風寒前證復劇五月夜夢 宣廟臨軒西厓漢

陰金左相命元等數三大臣皆入侍漢陰啓言非李
某不能決此議趣　命宣召先生先生方趍詣而覺
嘆曰吾其不久斯世矣端午有思先墓詩曰忠孝傳
家及此身爺孃相戒汝爲人龍荒此日天連海每聽
林烏哭令辰此其絶筆也初十日府人遞到廣寧軍
門汪可受檄我國文先生覽之泣曰自此國其不復
競矣爲之傷惋幾氣塞十一日夕因接客忽仆地瞋
目昏昏如沈醉狀十三日曉乃卒享年六十三隣邑
之人承計會哭者不計其數環北青一境擧聲哀號
如哭天倫聲徹數里自初終會守門外殯而後散者

凡十人一道守宰僉使萬户權管皆出米布以賻咸興人前正郎韓仁祿等定平士人張應時等永興士人朱士龍等安邊士人張應井等皆操文以祭尚州士人鄭松等千里伻人來致賻儀皆先生所未嘗識者也又有人漬綿炙鷄以三絶及祭文來哭墓下亦不留謁而去竟不知為何許人其他部曲褊裨門生故吏奔走匍匐者指不勝屈諸孫奉輀車以七月十二日歸于抱川先兆卜得八月初四日永窆于縣贇公墓左乙坐辛向之原遵治命也竊念先生忠貫日月孝通神明正大直方公明特達風神凝遠論議峻

發望之儼然如泰山北斗卽之灑然如光風霽月寬嚴相濟文質兼備信以接物簡以自奉自以少失怙恃爲終天之痛每遇考妣諱日哀慕號慟如在初喪三代之祭亦皆自行品羞必豐器皿必潔而其事兄姊誠敬備至遇諸猶子無異已出至於遠近戚懿不問賢愚專務敦睦居家有法內外斬斬常處外廳跡不入內堂婢僕不得混處子姪不敢窺闖閨閤之內肅如朝廷其在湖堂國家昇平日久廩廩極豐登是選者率多流連衍會有僚員欲矯弊取紙著爲令僉署掛壁深以妄費爲非自今斷勿許私設先生大書

其下曰禦寒避暑賞花翫月外如令先生素有天戒性不食酒而其氣槩豪爽乃如此嘗有所眄官妓情好頗洽一日與叔兄及隣友會坐忽曰我自今日當絶某娥我心深念娥欲罷不能不絶之必灾于身有頃娥至先生逆謂之曰世人以愛弛而絶妓我則為愛隆而絶汝自此勿復來左右皆以為戲先生遽占香奩長律以示之意妓始泣涕求死夜必來泣於門者數月竟守身以死逮搶攘之後先生以為此誠何芈時為人臣子敢近聲色或遇諸稠中必謝去之乃已癸巳分朝先生久留洪州同行韓判書準於先生

為姻兄客諷主倅送一妓以試之先生切責而絕之
丙申以接伴使經年滯宜寧求補綻於本道兵使兵
使即選送妙妓故遅鍼線以冀一眄先生已知之晝
則與之款語夜輒截然不相近者十餘日其還也贈
之詩曰将軍熟讀圯橋書料得客情如料敵故教纖
手懶縫衣欲試先生膓似石其嚴毅不可犯又如是
宇量宏恢喜戚不形臨利害遇事變雖蒼黃急遽之
中死生榮辱決於呼吸而舉止容色未或少異隨機
措處沛然綽裕嘗有 天兵因事督責拔白刃投先
生座上刃入於壁去先生冠纔尺餘左右咸惕悚先

生則和顏徐譬卒得遣解嗚呼以先生之德之才受知遭遇冠絶今古先生感激恩遇誓以死報前後當官必晝夜惟度分目粘辟未嘗一毫為玩愒計辛丑在相位手書十條方欲次第建白而先生旋又罷相戊申以還任兼將相西北邊圉海西布置無不熟慮預講務為遠大如請遣御史吳元兼盡罷北關奴婢之制悉充軍額請以柳珩為平安黃海節度使別築昌城朔州安州黃州等城且北青瑞興平山等城池白翎設鎮皆先生所規畫而小人之不樂先生者忌
上眷之隆遲憚先生之莊重相與出力傾陷者前

後相望以故居位若久而引疾恒多遂使先生抱負
之蘊者百未展其一二周才至化蓄而不施足使志
士隕涕千古淺俗之見或以與世浮沈致疑於先生
嗚呼斯豈知先生者哉先生嘗曰是非之别在吾心
論議之定在百世何可呶呶而家道户說之也當其
可語而又囬互者不可之甚也吾厭多言惟待其時
耳又曰吾少而多病仍學攝生之道故其與人誠款
不足無為人急急底氣色此吾之病痛也又曰吾於
技藝俱所不屑而少日偶畫花草牛馬把筆輒有神
境就而貌人亦頗惟肖往質金提則提亦稱賞仍思

縱工此藝不過如禔而止遂輟之不復作嘗著涵養
銘曰沐蘭浴芳蜕濁流腸體既盛潔保我馨香儼若
有思赫若有臨毋令火爇勿使淵沈浸以江河泆以
膏澤融乎陽舒渙乎氷釋暨久發勞别見光華昏而
不返横騖南柯冲然夜氣猶雨潤芽譬彼澄淵無風
不波有箇查滓亦渾化了靜而虛之物來取照乾舉
坤清卿雲朗月洪鍾待叩容眷六律緬彼伊洛榛塞
流絶無人啓悱滅之以筆又著耻辱書床兩箴其耻
辱箴曰士之所欲遠者耻辱真知耻辱者鮮矣居下
流為大辱不若人為深耻置身高遠者耻辱無自而

至行遠升高必自卑近則盡先愷愷於幽隱懷安則易以頹墮因俗則流於鄙吝存心養性則德日尊人十己百則學日進惟困知而勉行或庶幾於斯訓其書床箴曰進取之難退藏之易白首無歸黃卷有味俛焉孜孜人棄我取往者難追来或可冀庶幾夙夜以免大耻悠爾而安別有天地又賦二律曰理本為身不昧靈豈須探索向冥冥此心妙運人兼道前聖微言一與精剥去皮如塵翳鏡歸來真是耳司聽聞尋蠹簡成悱憤獨對新晴倚小亭又曰萬藪沄沄戒最靈靈源胡乃久昏冥休嗟白髮如絲白要在精思

似錬精寒水月明惟獨玩瑤琴絃絶與誰聽安車整轡多蹊逕此路無由問考亭及癸丑去國尤自砥礪慥慥屋漏銘曰常覯恒人少雖守正老鮮不悖謬乃著養夜誡朝警夕三箴下有小序曰養以夜氣待朝警誡終日接物至夕昏氣易乘又復作意自警人之爲人幾矣擯逐以後閒居無事以是自飭尋理舊業茫然已失時復思繹衰懶已甚懼其因老而遂廢也書三箴于壁庶朝夕觀省而自警也其養夜箴曰昆侖磅礴乃幽之理黃純于潛宜礩礩爾前念已息後念未暢忘則廢墜助乃震盪涵而澄之妙契昭融日

出事生滿座光風其誠朝箴曰早鴉飛鳴紙窓生明
羣動已囂各役於情人所孜孜舜跖相形義利吉凶
隨動以生審察危微涖事以誠夕以告天庶無逕庭
其警夕箴曰夕日入牖流光易沈年數不足怵然驚
心開卷對越赫若有臨敢娛以嬉虛此分陰披榛覓
路日暮難尋膏車秣馬疾驅駸駸於甲寅除夕賦短
律有序曰自念氣禀虛薄少多疾病家貧祿仕志在
米鹽虛名欺世致位卿相攝養得效歷險至今六十
之年倏焉已至皆始願所未及凡物致極則危危而
善持者鮮矣故建屋不成三瓦忌盈也龜蔵鷄伏以

不動免凶咎今旣藏矣庶幾免夫古有祈死得死者吾取以爲法詩曰爲生迄可已六十亦云多寥落新居泠蒼茫暮景賒全歸知幸免物極復何加時至聊乘化輿徒浩浩歌卽此亦可窺先生之所養也平生雅賞每在林泉丘壑之間居恒自期必以五十之年謝事退休山野之具略有所儲 宣廟之末累年違豫不敢言退今 上訪落無歲不求去劄辭至有牛維馬縶之語而猶不得 允及李粲判時發抵鄭同樞經世書曰兩相在位虛拘而已有何攸爲者發於壬子之獄以此下理獲重譴而續有癸丑之禍矣爲

文章雄邁奇俊自闢堂奧操筆立就渙若不思嘗侍
宣廟接陳提督璘陳出一律且以扇要　上酬和
上教曰提督使予次韵予不可爲領相能文章筆
札又好親製書入當以此意揭帖以送先生卽於幄
前立草以進辭意兼到見者艶服其天才敏給多此
類簡牘之辭尤明簡切至筆法亦俊逸不俗所著有
文集十二卷詩集朝天唱酬詩一卷奏議二卷啓辭
二卷摘古禮要語曰四禮訓蒙者亦一卷合編左傳
國語曰魯史零言者十五卷先生之配曰貞敬夫人
安東權氏子男二人長星男蔭補楊口縣監次曰井

男中壬子司馬蔭補司憲府監察女一人適士人尹
仁沃側室亦生二男二女曰奎男中癸丑司馬曰箕
男一女適學官權佽一女尚幼星男初娶判書權徵
女生一女一男女適進士崔煜男曰時中繼娶判官
金季男女生四女一男男曰時挺女皆幼井男娶叅
議尹巔女生一男一女男曰時術女幼奎男娶權大
純女生一男一女男曰時行箕男娶主簿朴信男女
生一女並幼嗚呼先生登第二十九年躋相位二十
一年勲在　社稷澤洽民庶柱石　兩朝蓍龜一時
人無遠邇一見便自誠服華人見譯人必問戊戌奉

使李相國安在斯人清似玉明似鏡及先生配北青嘗為臺諫劾先生者曺挺立適授通判造拜先生則亦能薰德革誤承誨墻屏不啻如門弟訃聞之日天意驚悼命復官爵舉中外聞者莫不下淚甚至道路行旅閭巷小民悉皆咨嗟痛惜咸鏡一道士人相與鳩材就於北青為建専祠而羣小之擠先生者尤怒衆情之如此三司交章請收 成命則曰北青人為李某至買宅供饋人情可知國運不幸天乃亟之云云嗚呼此與近世靜庵之被禍同符而一轍抑此於先生何損百世公道一明則以先生正大之道經

綸之業必有謚若狀若誌若碑雖太史之傳在秘府

萬口之碑在人心其詳必有家狀玆敢不揆孤陋掘

摭萬一以備立言君子之採若其臨財之節氷蘗之

操不足爲先生重輕今不復論撰甥孫錦陽尉朴瀰

謹狀